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五十至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五十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 別傳三十

崔煒傳 闕名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

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熚因閑翫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熚憐之為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熚曰謝子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艶熚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于耳熚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熚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

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書達馬燁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燁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燁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款燁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為饗

嘗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牕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牕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牕櫺攜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為槁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

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而不為害因飲其餘遂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為炙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然艾啓蛇而炙是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以妨礙及去頗以為適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

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拔沈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顧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為房室當中有錦繡數間垂金泥紫帷更

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
鸞鳳龜蛇燕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芬芳蓊鬱傍有小池
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
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磬柷敔不可勝記
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
試彈四壁戶榻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
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
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捨琴再

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為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被虜没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悤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箒然便

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

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勑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有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

不假僕説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又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

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平崔子先第舍税居至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户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葢趙佗以珠為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

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此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船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遂泛船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于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

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覩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屆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瀟雅四女與崔生會飲諧謔將晚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

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為嬪御王甍因以為殉乃今不知是幾時也看烹鄺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者何人也曰其二東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為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方歎駭昔日乞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

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産棲心道門挈室同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古今說海卷五十

古今說海卷五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一 別傳三十一

陸顒傳 闕名

吳郡陸顒家于長洲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為食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

顒曰吾南越人生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覲太學文物之光惟吾子䇿然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為顒壽顒始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

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無有他漬幸勿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為子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邪是必有故君宜匿身郊野閒以避其再來也顒遂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

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有之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輩得以謁君

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馬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馬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麪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以金函扃之命顒置于寢室謂顒曰明日當即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

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顒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邪顒既以甚富素用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

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露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被紫霞衣捧絳帕藉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絶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

馬其海水皆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避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具數品遺於顒顒售於南越復獲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焉

古今說海卷五十一

古今說海卷五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二 別傳三十二

潤玉傳 闕名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容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為上柱國

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殽祈禱謩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録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山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

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

內簾幌多金縷翠羽綴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閤後乘羊車而至揖謍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為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謍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謍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謍麤記數弄不復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舍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

心斷絶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霑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乃歌曰天台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嘗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

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君碑比來相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别易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頼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語遂掩户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致於膝上共叙離情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歌

曰正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千萬結縷結幾千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搖鏡子歌曰憶昔窺寶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麤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于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寶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

使回至廟中於神坐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達沈郎今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古今說海卷五十二

古今說海卷五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三 別傳三十三

李衛公別傳 闕名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

闊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牆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為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

夜到而喧勿以為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户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不可辭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覩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

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曰諾遂下
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
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两處雲程合踰萬
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
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
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勑蒼頭鞴青驄馬來夫人命
取雨器乃一小缾子繫於鞍前誡曰郎乘馬無須銜勒
信其行馬踣地嘶鳴即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

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何乃私滴二十耶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馬

兒子亦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悦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靖私念我獵徒以鬬猛為事若取悦者人以我為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别奴亦隨去出

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為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悦奴之不得乎世言闗東出相闗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古今說海卷五十三

古今說海卷五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四 別傳三十四

齊推女傳 闕名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

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强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

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産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為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齋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為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為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訃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

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撥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為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

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
鶼鶼翼墜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
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
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
奇恠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叩謁若拜上官然
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
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
稱馬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

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遥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忽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

其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禄因叩地哭拜先生曰其乃村野鄙愚門人相兢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兢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

不痛諸生為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勑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為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

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鄽里閙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峩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為訴詞韋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

將軍至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冥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横占人室不知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禄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禄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齊氏

壽筭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横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别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即推而

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齊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黄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桊前先生者亦據桊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瘞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即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閤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為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

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繐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强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閟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廹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

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古今說海卷五十四

古今說海卷五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五 別傳三十五

魚服記 闕名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

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為我覷羣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飡而來偉曰諸公勑司户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得藏擕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户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棊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

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説曰吾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脱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絶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

沉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沈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閑曠樂浩汗之域脫屣清波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

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

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河得不拜我𢗅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棊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笑曰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𢗅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曰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

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堦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為華陽丞而卒

古今說海卷五十五

古今說海卷五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六 別傳三十六

聶隱娘傳 闕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

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

執寶劒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縁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二年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劒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

傺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擕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

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且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

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枕前

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卻返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

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

所之及劉甍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以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古今說海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説海卷五十七

明　陸楫　編

説淵三十七　別傳三十七

袁天綱外傳　闕名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為涪陽涪江三郡守車騎將軍曽祖達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懐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

相術唐武德年中為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劒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

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脈貫瞳子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自誡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輳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寛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

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為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即

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閑居王珪尋為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勑追詣九成宫于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内頭有生

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
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
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
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
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
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為宰
相李為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
贈諫議大夫中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

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後征遼東没賊因於地穽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為別果有勑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府僑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

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顧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

神氣清秀而壽若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為戚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

絁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

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詠咸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觀耳目鼻口畧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惟識米穀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

之相者曰公甚貴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為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米有四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過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

之且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
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
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
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古今說海卷五十七

古今說海卷五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八 別傳三十八

曽季衡傳 闕名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曽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

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閑遊閑處怳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雙鬟者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之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為重鎮昔時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竊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

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翊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怛然驚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慙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

吳越鶯折鷺離芳草歇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鸎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没季衡自

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者言其葬處耳

古今說海卷五十八

古今說海卷五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淵三十九　別傳三十九

蔣子文傳　闕名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

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為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虻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

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為瑯邪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為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

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為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為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

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

會稽内史王藴子某光禄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今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

弱情事廹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

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數斗內外咸來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古今說海卷六十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 別傳四十

張遵言傳 闕名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

遵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漸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黙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

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鍛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

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遥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义等䨇獰毒為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

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令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滂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嗚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

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
如夜乂等又言曰前者夜乂牛叔良等七人為追張遵
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
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
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
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為所主有限法不
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
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

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導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

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閒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為不奉上元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其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憒而復醒原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

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而去矣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太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昜遵言令

歸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古今說海卷六十

古今說海卷六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一 別傳四十一

侯元傳 闕名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為事唐乾符己亥歳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夏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

未絶石劃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叟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門元從之可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多異花芳草行數里過横溪碧湍流皆鴛鷄浙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入别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

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惷戇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少福合於吾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兄驚喜曰去一旬謂已卒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

激揚元知不可隠乃為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占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為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出入陳旌旆幢葢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

旗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為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

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為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為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陳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古今說海卷六十一

古今說海卷六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二 別傳四十二

同昌公主外傳 闕名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内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户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

縷金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床悉支以金龜銀堥更琢五色玉為器什合百寶為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卻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卻寒之鳥骨所為也但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為鷓鴣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

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
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
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
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為
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
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即手巾
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
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

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

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𠛬香街巷晶熒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大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

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三數分撤即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

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為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内庫得紅蜜數石本兠离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

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内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内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為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為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

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百斛餠啗三十駱駝各徑濶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昇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心挂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詞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敎千數人作歎百年隊取内庫珍寶雕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

文以為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可及善囀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間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聲去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麪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

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古今説海卷六十二

古今說海卷六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三 別傳四十三

睦仁蒨傳 闕名

唐睦仁蒨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

仁倩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倩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倩即拜之問公何人邪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别駕令任臨湖國長史仁倩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以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

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

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為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景亦傳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黄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

坐食文本以所作僉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月内不知後月應朝太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横徵召耳當為請

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
為太山主簿適過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
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過際會未必當官
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
來意無所疑也仁倩憂懼病愈篤景謂仁倩曰趙主簿
必欲致官君可自往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倩
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
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倩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

日景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素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虚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尚爲鬼耶景曰君縣内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内有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亦如

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内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縣内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内因惟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内課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𦘕曰鬼有死乎曰然仁𦘕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𦘕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景曰道者代天帝總統六道是為天曹閻羅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録五道神如諸尚

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
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
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
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為無益也仁蒨又問佛法
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
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
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仁蒨一二日
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蒨寄書曰鬼神定有貪

諂往曰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畧盡僕為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為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古今說海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六十四至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璞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詒

古今說海卷六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四 別傳四十四

韋鮑二生傳 闕名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

滯維揚日連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偕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撥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至靈鹽而回部落駔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脛鳧膺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于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

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户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

來捐妾換馬之蹉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鬒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賞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鬒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鄙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為紕繆矣小子拙賦云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乎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

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
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
舉之道廢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汩汩焉隱巖穴者
自束髮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
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
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
雖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
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

乃贊揚今之小巧而隳古之大體況予乃翹皓月長歌
之手豈能歎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
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
樂長夜否曰何以為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為題仍以
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為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
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
瓊之英比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
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

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别姿容休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緑驄意已忘于緣鬒汗流紅頷愛無異于凝脂長鬛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絶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為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𦍒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

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禄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典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為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古今說海卷六十四

古今說海卷六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五 別傳四十五

張令傳 闕名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據盤而坐僕夫

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令五方弋羅之輩橫行關内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司送關中死籍

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獄仰某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覩乎曰略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修短有命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為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于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賜其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者

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許奏章舍此則無計矣吾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迫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于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絶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謁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神亡魂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鍾鳴漏盡亡在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

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為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于予欲啗吾為寒山之叟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召使者反報曰不知又為上帝譴責否乃啟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云張某棄背祖宗假竊名位不顧法禮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

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案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求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狥爾一眈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悉可數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汩沒心源愛惡嗜慾戕伐性根而又損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汩於五味欲其不壞其可得乎勉遵歸途無墜

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為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為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曰請置予為閽人則吾飽神盤惠矣文符已遣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

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黄衫舊吏齋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決俾吾荅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項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古今說海卷六十五